

肆意宣扬天基对地打击,刻意模糊“主动防御”和“进攻作战”界限——

美太空军“顶层条令”传递危险信号

■李美红 雍鑫



美军太空条令发展史

- 1962年,美空军《空中航天条令》阐述了太空政策、执行指南、太空目标、太空系统的编队以及职能使命。
- 1998年,美空军《太空作战》条令明确将太空职能划分为力量增强、太空任务支持、太空控制和力量运用,并提出了统一指挥的原则。
- 2001年,美空军《太空作战》条令首次详细说明了全球和战区太空力量指挥体制。
- 2002年,美军参联会《太空作战》联合条令首次明确了美军太空力量的组成、职责划分等。
- 2004年,美空军《太空对抗作战》条令详细描述了太空控制的作战样式、打击目标、作战武器等。
- 2006年,美空军《太空作战》条令扩充了战区航天部队的指挥控制、太空作战执行等内容。
- 2009年,美军参联会《太空作战》联合条令首次详细规定了民用部门参与太空作战的职责,并在作战规划中增加了作战设计内容。
- 2013年,美军参联会《太空作战》联合条令明确将太空态势感知列为五大职能之首,强调借助商业和盟国太空能力增强威慑效应。
- 2018年,美军参联会《太空作战》联合条令首次确立“太空联合作战区域”概念,强调太空作战对联合作战的支持作用。

军眼聚焦

8月10日,美太空军发布首部《太空力量》报告。这份被美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称为太空军“顶层条令”的文件,对“太空领域”“国家太空力量”“军事太空力量”“太空力量的使用”和“军事太空部队”等做出了界定,对美太空军建设和运用进行了总体规划,也集中体现出美军将太空视为战场、谋求太空霸权的危险动向。

体现强烈对抗色彩——太空战略再现“高地论”

1957年10月4日,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,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。60多年来,美太空安全战略经历多次调整,产生了“庇护所论”“生存论”“高地论”和“太空控制论”等太空安全学说。“高地论”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美太空安全战略主导地位,鼓吹占据太空这个“终极高地”,发展天基导弹防御和天对地打击能力。“星球大战”计划是该学说的典型代表,具有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。冷战结束后,“太空控制论”逐渐取代“高地论”,认为应当控制太空,以维护美国的绝对太空优势。

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《国防太空战略纲要》和新发布的太空军条令都明确将“维持太空优势,确保太空行动自由”列为首要目标。可见,当前美军的太空安全理论仍以“太空控制论”为主导。不过,可以看出,美军正试图再次竖起“高地论”旗帜。该报告声称,“高地的价值是最古老、最永恒的原则之一”。

美军再次出现“高地论”这种“极端苗头”,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技术支撑。当初美政府放弃“星球大战”计划,主要原因是技术难度太大。但30余年来,美军太空攻防武器系统有较大发展,使其有底气重新提及1998年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长期规划中的“天基全球打击”。

追求太空绝对优势——太空力量运用“慑战并举”

2018年,美军参联会《太空作战》联合条令提出了“太空联合作战区域”概念,强调太空主战场地位。今年的《太空力量》报告则瞄准太空选择,要求太空军为白宫提供独立的军事选择。该报告称,首先要注重运用威慑手段,如果威慑失败,则“采取行动击溃对手”。



在物理维度,强调占据重要天际轨道和关键轨道,前者包括宇航中心发射轨道、航天器回收轨道等;后者指航天器用来支持用户、收集信息、保护其他资产或实施对敌打击的轨道。

在网络维度,强调太空网络系统的脆弱性,因此要保护己方的网络链路和节点,同时也要储备太空域网络进攻力量。

在认知维度,强调既要使己方保持强大的战场感知能力以确保决策优势,又要通过威慑等手段来影响对手的决策。

此外,由于电磁频谱对上述3个维度影响重大,因此美太空军将利用电磁频谱进行攻防作战。

美军全谱太空作战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,从最开始侧重物理维度,到近年来强调网络维度,再到太空军新条令增添认知维度,其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将太空纳入联合全域作战,突出强调太空作战的全球化、多域性、联合性与层次性,努力实现太空域与其他作战领域协同增效。

美军一方面声称要做遵守《外层空间条约》等国际法的“太空管理员”,另一方面却在太空军事化甚至是太空武器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作为备受美太空军司令称道的文件,《太空力量》将本和平利用的太空视为战场,从战略学说、力量运用、指挥模式到作战思维,均体现出浓厚的军事对抗色彩。其反复强调维护美军在太空领域的行动自由,强化联合部队的杀伤效能、为美国实现太空霸权提供支持等3大支柱职能,公开宣扬天基对地打击,计划向战区指挥官“授权”,降低太空冲突门槛。这些都将对世界和平造成极大威胁,值得高度警惕。

纳入联合全域作战——打造全谱军事太空力量

《太空力量》报告强调,主动防御不仅包括对敌方的袭击进行反击,还包括在敌方袭击之前就要“先发制人”,摧毁或削弱敌方威胁的有效性,以夺取主动权。这就模糊了“主动防御”和“进攻作战”之间的界限。

军眼观察

不久前,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对日本的军售计划,包含105架F-35战斗机和相关装备及服务,使日本有望成为F-35最大海外客户。

然而,热衷采购F-35的不止日本,还有韩国——继购买40架F-35A后,近日韩方决定续购20架垂直/短距起降型F-35B。8月10日,韩国还在《2021-2025年国防中期计划》中宣布,将建造首艘航空母舰。韩日竞相扩充军备,非但不能增强安全感,还给东亚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,唯一受益者却远在大洋彼岸。

日本很“无奈”。由于美国禁止为其提供对陆地和海面攻击的武器,日本在此领域的自主研发实力又严重不足,因此计划搭载F-35B的“出云”级直升机驱逐舰,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即被改装成轻型航母,主要作用仍仅限于增强舰艇编队的空中攻防能力,难以从事实际的地对地作战行动。毕竟,对美国而言,拥有强大自主研发武器能力的日本,就像翅膀硬了的飞鸟,怕是会挣脱鸟笼。届时,美国的军火商少了一个大买家不说,这颗布局在远东的棋子会不会听话都很难说。

韩国则挺“迷茫”。韩国早已酝酿了堪称雄心勃勃的两套“新一代航母+舰载机”发展方案:7万吨级大型航母+F-35C,或4万吨级轻型航母+F-35B。综合考虑建造周期、技术难度、关键设备、资金特别是舰载机外购带来的高额支出等因素,轻型航母方案对韩国来说更现实可行,引进F-35B的消息也间接佐证了这一倾向。

由于历史积怨,在韩国国内,与日本竞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对抗是一种政治共识。比如,韩国首艘“准航母”级的两栖攻击舰,就被命名为“独岛”(日本称此韩日争议岛屿为“竹岛”)号。而此番韩国决定发展航母,想必同日本将“出云”级直升机驱逐舰改装成轻型航母脱不了干系。面对日本军备扩充的动向,韩国也不甘示弱:日本从美国购入F-15J新一代重型战斗机,韩国就引进了F-15K,并由时任韩国空军参谋长亲自驾驶巡航独岛空域;日本有了“金刚”“爱宕”级“宙斯盾”驱逐舰,韩国就打造“世宗大王”级“宙斯盾”驱逐舰……

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,韩国版本新装备的个头和性能,都力压日本一头。这次也不例外,韩军参谋长联席会议2019年提出新一代航母发展规划时,就特别强调:新舰要比“出云”号大。

然而这种竞争或对抗是有限度的。两国同为美国盟友,美国既不会乐见日韩武器自主研发取得实质进展,也不会坐视二者刀剑相向。韩日间纵然有着历史积怨和半导体的摩擦等“新仇旧恨”,但对于韩日而言,美国才是幕后的操纵之手。“提线木偶”即便有了新舰、新机,也终究只能停在威慑层面而已,摆脱不了“有枪无弹”的尴尬和不能自主掌控本国武装力量的窘境。

韩日军备竞赛增添地区不稳定性

竞相扩充军备对本国安全地区和地区稳定均无益处,只能便宜兜售武器的美国——

■海镜

这种暗潮涌动导致的军备竞赛,难以给韩日增强安全感,却不可避免地为东亚地区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。而向韩日两边兜售武器、刺激两国持续军备竞赛的美国,则实实在在地拿到了真金白银——这正是名为美国盟友、实为“小弟”乃至“跟班”国家的悲哀。

韩收回作战指挥权遭遇“太极推手”

■陈岳

美国和韩国军方指挥所联合演习8月18日起举行,这是两军今年首场联合军演。演习以朝鲜半岛爆发严重危机态势为背景,采取计算机模拟形式,分防御和反击两个阶段,演练美韩联军在作战程序上如何协调应对半岛危机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美韩两军参演人数、演习规模、演练内容较往年有所减少。然而,在疫情风险笼罩下,美韩执意练兵,除共同应对半岛可能出现的危机态势外,背后还有各自战略考量,并伴随着复杂的利益争斗。

韩国在推动联合军演方面态度积极。一方面,借助同盟力量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半岛局势稳定是其一贯做法。当前,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发展变化,合作计划受阻,和解意愿有所衰减,双方关系出现了向着对抗强方向发展的苗头。通过联合军演,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态势,韩国意在展现以压促谈、前推南北关系的姿态,有效回应国内民众安全关切,赢得舆论支持。

美国在联合军演问题上始终半推半就,留有一手。特朗普政府认为军演耗费力耗财,效果有限,近两年来根据其朝核政策和半岛局势发展变化,减少同韩国的军演次数,缩减军演规模,并乐见韩国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,以减轻美国在半岛事务方面的安全负担。

与此同时,美国更希望利用盟友谋取地区战略利益,争取大国博弈优势,因而始终把联合军演作为推动美韩军事一体化的重要手段。与韩军关注内容不同,美军重点演练双方联合指挥体制、联合作战程序、武器装备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性等,关注的是两

军融合度和一体化,目的是为了未来实现战略上的有效运用奠定基础。更为重要的是,美国积极利用韩国急于求成的心理,开始坐地起价,谋求韩国在美印太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,希望必要时能韩军支援美在韩以外地区的军事活动,并在经贸和军售、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等问题上,争取一些看得见的现实利益。

有分析认为,此次“缩水版”的军演难以一次性完成对韩军的完全作战能力评估,部分评估内容可能延期至明年年初举行,韩军作战能力这一硬指标能否如期具备尚未有定数。加之,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蔓延,国际安全形势和半岛局势也可能出现新情况,已经多次推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将面临更大变数。

同时,由于美韩同盟关系的不对称性,两国围绕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将不时加剧。美国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方面玩“太极推手”,韩国争取战略自主的努力必然面临更大阻力。可以预见,未来一段时间,即便韩国在半岛事务上的一段话权增大,战略自主性有所提升,韩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问题上仍将受制于美,甚至可能面临在许多敏感问题上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。

(作者单位: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)

美军作战指挥的“神经中枢”

■陶然 慕佩洲

兵史地志

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最受欢迎的自然景观是“上帝花园”。经过自然风化作用形成的红岩峰,造型独特,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赏。除此以外,这里的花岗岩山体之下还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夏延山军事基地。

夏延山军事基地是全世界防护最严密的军事枢纽之一。1958年5月,为了应对苏联洲际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威胁,美国和加拿大决定共同成立北美防空司令部,指挥中心就选在了夏延山。这里位于北美大陆深处,周围群山环抱,便于隐蔽,同时还有数百米厚的花岗岩作掩护,能够抵御核进攻。从山洞到指挥中心的门要经过500米长的隧道,大门厚达2米,重约20多吨,内部系统和设施均具备抗震、防电磁脉冲等功能。

夏延山军事基地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全天候、全天候和全球性监视航天器活动能力的指挥控制中心。美国所有卫星及空中、地面预警系统侦察数据都在这里汇集,能够为北美防空司令部、战略司令部、太空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等指挥机构提供情报分析,也为最高层决策提供重要依据。

该基地除了上述4大司令部的联合指挥中心之外,还有其分管的航天预警中心、导弹预警中心、航天控制中心、综合情报监视中心、天气支援中心和系统



中心等,隐藏着全美甚至全球最先进的军事指挥系统。

资料显示,夏延山联合指挥中心拥有由超大型、大型计算机组成的网络,美军用卫星、民用卫星、空中雷达预警系统和地面雷达预警系统所获取的数据都在这里汇集。这里还有数百条专用通信线路,可以随时与美国总统、五角大楼、美国各大司令部、加拿大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各主要军事基地保持联系。如果说五角大楼是美军的最高指挥中心,夏延山联合指挥中心则起着信息搜集、处理中心的作用,从这里发出的信息,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作出决断的重要依据。

联合指挥中心由15幢钢铁建筑组成。内部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、走廊和楼梯等全部由钢板焊成。每座大楼

底部均由近百枚重达4.5吨的超大弹簧支撑,楼与楼之间还留有一定间隙,以抵御地震或核攻击造成的剧烈震动。不仅如此,地下中心还建有通风过滤设备,专门用来防御生化武器的攻击。整个指挥中心发电站、蓄水池、排水系统、空调系统等一应俱全,确保特殊时刻能够维持正常运转。

作为备用指挥中心,夏延山军事基地始终以隐蔽的方式默默处于值班状态,如遇紧急状态则立即启动使用。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,该基地发布了全美非军用飞机立即停飞的命令,这是该基地成立后第一次启动。今年以来,受疫情影响,美军北方司令部已经将要战略人员送至夏延山军事基地。

上图:夏延山军事基地入口。资料图片